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殊

佛告諸苾芻汝等諦聽乃往昔時無佛出世空有辟支佛時時憐念貧乏自資少於卧具飲食時世唯有辟支佛此時辟支佛遊行往至婆羅痩斯城^殊居至一陶家輪舍所亦有自餘商人等同共止息中有一人夜在房中遂失大便不淨汙地夜總即去其聲聞緣覺若不觀察不預知其事辟支佛夜止宿擬於明日平旦乞食主人入房乃見房中糞汙不淨然而異生愚癡之類不識善惡便發惡念報辟支曰汝出家人腳不被刺何因不出房外大便在此房內而放不淨於時主人以鎖鎖門口云汝今可於此房餓死爾時辟支佛作是思惟恐此主人後受苦報我若開門自出

又恐嗔恨默然居住至中食時主人嗔息命辟支曰可來喫食告曰我時已過更不食也若如是者今夜更宿明日食齋辟支佛以慈愍而攝受故便即爲住至於明日造淨妙食供養辟支是時辟支爲欲利益此主人故現身變化而爲說法或現神通或身上出火或身下出水種種變現其時主人見此神變心切悔過猶如迅風吹其大樹連根俱拔摧折而倒此亦如是而自掉撲口云大聖願暫下來我今墮在深欲垢中願慈拔我佛更下來其人禮足口發願言於聖者邊而發惡意願無業報又願供養功德善根於當來世咸得廣大財富自在亦常供養諸佛如來心無厭離佛告諸苾芻於汝意云何爾時陶家人者今影勝王是當於爾時向辟支佛心懷惡意

口生齶言業成熟故今刀刺脚閉在房中飢渴餓死由生悔心發願力故彼業成熟得生王宮富貴多財於世尊所破二十種身見山峯以慧穿穴證得預流果佛復告諸苾芻等行黑業者得黑果報行白業者當成熟白業果行黑白雜業者當得黑白雜業報汝等苾芻當捨黑業及黑白雜業專修白業行應如是學時諸臣佐來白大王其老王身今已亡聞此語已悶落於地於時以水灑面還得甦醒即入室爲父持孝服無人可諫令得離愁時臣佐共議云何方便王得無愁當時南天竺國有妓樂人來將至王所作諸妓樂王心無樂默然不對不與善言妓兒總去遊行至世尊所告言善哉丈夫心生歡喜即打鼓作樂爾時世尊自即放光微笑出種種光又如

火星其光或上或下其光下至無間地獄光所到處冷苦者即煖熱者得清涼諸受苦者並得止息皆作思念我得托生餘處佛化一人於地獄中告言汝等亦不托生餘處爲有異人放光明苦得止息諸罪人見彼化人心生歡喜罪得消滅皆得生人處所堪受聽四諦聖法其光上至四天王三十三天至阿迦尼吒天光中說無常苦無我空法頌其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還隨佛後若世尊乃至無上菩提事欲說^{殊六}往昔事時其光合從後入若說當來之事光從前入若說地獄事其光從足下入欲說畜生之事光從腳跟後入若說餓鬼之事光從腳指中入若說人間生事光從腳脰中入若說轉輪王者光從左手中滅若說大轉輪王者光來至右手中滅若說天

上之事光於臍中滅若聲聞緣覺之事光從於臂中滅若授記說辟支佛法其光從眉間入若授記無上正真等正覺法其光從頂入等廣如前說時此光明到佛所遶佛三匝眉間而入爾時阿難陀合掌讚佛說伽他等廣說如前以伽他讚佛

千妙種種色 從口一道出 照徧於十方亦如日初出 無我而說偈 聞者除憍慢皆作佛因緣 無緣不放光 降伏諸怨等佛告阿難陀汝見彼妓兒於我歡喜打鼓作樂不阿難陀白佛言我見也佛復告阿難陀言此妓兒得辟支佛果名雅和音爾時提婆達多語未生怨王我以教汝今得王位今須建立令我作佛時王語提婆達多言佛身有金色汝身無金色若為建立令作佛耶復白

王言我身作金色斯亦可得其提婆達多即喚金匠報言於我身上令作金色金匠答曰聖者若能忍痛即可作得答曰我能忍痛金匠即以熱油塗身受諸辛苦著金薄塗身別有苾芻問孤迦里迦苾芻曰提婆達多今者何在答曰為染身金色不在時苾芻聞已即往彼看提婆達多見受諸辛苦叫喚為身上金色苾芻即來白佛言其提婆達多為身欲作金色受大辛苦佛告苾芻言時提婆達多非是今時為身金色辛苦於往昔時為金帽殊八辛苦至死四昔之時於婆羅底斯城有一婦人夫主遠行不在有一烏鳥來彼婦人前和美語聲其婦人言如汝美聲我婿平安早到與汝金帽不久中間夫婿到來平安至家其烏復於婦人前還作美聲時彼婦人即擲金

帽與烏得已即東去西別有鷄鳥爲彼金帽打彼烏頭落地而死佛言爾時烏鳥者今提婆達多是佛告諸苾芻於意云何此提婆達多於往昔時爲金帽故有如是習性仍在爲復金薄身受其辛苦又提婆達多白未生怨王言我建立王今得王位須立我爲佛王言如來脚下有妙輪相若爲建立得號爲佛提婆達多復白王言我能作足下輪相時提婆達多即召巧工問言汝頗能於我雙足下作輪相不其人答曰聖者若欲能受痛我當爲作提婆達多言我忍痛時臣念言其人有大氣力若拓印時脚跟踏我必因茲致死便即語提婆達多言可向房中出脚我即印上答匠言好時匠即燒輪形鐵如火色印其足下其時受大辛苦時有苾芻來問孤迦里迎

言其提婆達多今見何在答曰今在一處作腳輪相時彼苾芻往彼房所看提婆達多至彼見提婆達多爲作腳輪相燒脚受太辛苦痛聲叫喚時彼苾芻心生疑恠往如來所唯佛能斷疑惑白言世尊我見提婆達多爲作腳輪相受大辛苦疼痛佛告苾芻往昔之時亦爲腳受苦習性仍在如往昔時雪山之中有一大象下山飲水有一野犴隨象後行見象腳跡自作量度我於此沒當生天上因茲跳躡忽被枯木以查其身遂便至死

佛告諸苾芻於汝意云何時彼野犴即提婆達多是當於爾時度量腳跡忘作觀意今時還爲腳輪受大苦痛時佛世尊在王舍城住着闍崛山深遠藥叉宮中時提婆達多白未生怨王我今立汝爲王汝可立我爲佛然我

今欲殺沙門喬答摩王宜共我設諸方計我
今不知以何物打先打何處而令命終時有
工巧能造拋車從南天竺國來至城中提婆
達多聞已即命巧工告曰汝能造五百人所
牽拋車不答言我今善解造此拋車時提婆
達多便即持明珠價直千金而與巧工令造
此車復與一千人以爲驅使報巧工曰佛在
鷲峯山汝今應可於其山上近佛坐處安五
百人拋車復於餘處安二百五十人拋車又
復餘處令更安二百五十人拋車告諸人曰
汝等應知沙門喬答摩遊行來去即以拋車
打令斷命時彼人等受提婆達多教已即詣
鷲峯山上造五百人拋車畢時五百人共相
議曰造此大拋車欲害世尊悉作是言汝等
應知寧各捨命不害人天所共恭敬大聖世

尊身作是語已即捨拋車便從山頂求覓僻
路而下恐提婆達多見爾時世尊知諸人所
念便化階道汝等應當知此是世尊威德於時
諸人於佛如來發大清信便於階道而下至
世尊所爾時世尊爲彼諸人欲調伏故經行
鷲峯山既至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欲聽
法故爾時世尊知彼根性意樂隨眠爲說如
是四諦令其開悟彼旣聞已以智金剛杵即
能摧碎二十種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旣見
諦已白佛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
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
眷屬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
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今出安置人天勝妙之
處當盡生死而得涅槃超越骨山乾竭血海

無始積集二十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而摧
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
處始從今日乃至命終不殺生乃至不飲酒
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鄖波索迦是時工師情
謂害佛便持咽喉珠私自逃走時提婆達多數
數遙望謂佛世尊頭以落地見佛安然了無
損害覩五百人佛所聽法遂起瞋恨餘路登
山乃見工師持珠私走因此自更將五百人
欲發拋車佛作此念是我宿業積集成熟業
報來至欲水暴流無能止息退自作自受若
他受者無有是處佛知業已告五百人曰諸
仁當知提婆達多甚惡意欲將汝等身登鷲
峯山此是我業決定須受可共前進時諸天
等便觀下方於時執金剛藥叉便作是念此
提婆達多既興惡逆欲害如來作是念已即

往金毗羅藥叉宮報藥叉曰提婆達多於鷲
峯山頂造大轎車飛大拋石欲害佛身世尊
既在汝宮安住提婆達多正發石之時我當
以金剛杵於虛空中而摧碎之汝應相助恐
有碎石迸著佛身汝應覆護金毗羅曰善哉
如是爾時世尊從座而起將入深山巖穴之
內於時提婆達多與五百人發機飛石直擊
如來時執金剛神以金剛杵於虛空中打石
令碎其石一片欲墮佛身時金毗羅藥叉接
石不著遂打自身從斯迸落損世尊足爾時

世尊即說頌曰

非在虛空中 非海非山穴 無有地方所
能免於業報

時金毗羅藥叉被石擊身自知必死便發善
念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諸天常法得生天

已起三種念一者今在何處二者因何得生三者復因何業而得生此既審觀已知是天處復知前世身爲藥叉於佛世尊發清淨意得生廣勝三十三天復作是念我得生天不應經宿受茲妙樂然後見佛宜時速往敬禮世尊作是念已即於身手徧嚴瓔珞殊特妙好并持四種曼陀羅等微妙蓮華其天首髮柔軟香潔右旋紺青身相端嚴不可比喻威儀庠序下就鳥峯山以天威力光明赫奕徧照山野詣佛所已散華供養退坐一面爲聞法故爾時世尊知彼根性意樂隨眠爲說如是四真諦法令其開悟彼聞法已以智金剛杵摧壞二十有身見山證預流果既見諦已三白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

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而得涅槃超越骨山乾竭血海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智金剛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存更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鄒波索迦即於佛前而說頌曰世尊威力彌弘廣 閉塞堅牢惡趣門開示妙善生天路 我今獲得無爲果親承諸佛大慈悲 衆惡皆除得天眼是時前身藥叉天神如商人得利如耕夫收實如戰者得勝如病得除依舊威儀禮佛而去時諸苾芻始從初夜至後夜分各自禪念忽見佛前光明徧照皆生疑惑詣佛請白有何因緣梵釋諸天四天大王衆來此奉觀佛

告諸苾芻此非梵天亦非帝釋四天王衆來此謁我由提婆達多於鷲峯山作大拋車飛石打我執金剛神以金剛杵空中打碎時金毗羅藥叉接承不得遂打自身因發善心命終之後得生廣勝三十三天緣此故來稽首於我我爲說法得見真諦歸還天已是故苾芻若作黑業得黑果純白業得純白果若作雜業必受雜果宜捨黑雜業唯集白業當如是學時諸苾芻皆生疑惑而白佛言金毗羅藥叉爲護佛故自喪身命佛言非但今日爲我喪命於過去生亦爲我故自喪身命汝應善聽乃往古昔婆羅痩斯國有王名曰梵授正法治國無諸枉濫時世清淨人無灾害五穀豐盈萬姓安樂當爾之時去城不遠有別聚落多諸園林勝妙花果雜類諸鳥和鳴可

愛時有仙人住此林內絕粒苦行唯食根果披樹皮衣以禦寒暑即於此處有一獵師每持弓矢殺諸禽獸而自存養而此獵師於時林間往仙人所仙見歲寒往來疲乏心生愍念乃將根果與之令食遂結恩義共爲父子是時獵師敬事仙人稱之爲父仙亦憐愛之如子後於異時其梵授王凌晨縱觀入鹿園中時有野鹿驚怖悲鳴急投仙人時王即便射殺此鹿既見命終仙乃發憤報彼王曰汝之惡性深非道理殊人彼鹿投我輒事屠害時王聞已極生瞋恚告諸臣曰若有世人於灌頂剝帝王加麤惡語合科何罪群臣白王非法惡人合當死罪王曰然此仙人輕毀於我其時群臣欲害仙人獵師近見便作是念我見命存豈彼敢害大仙人也是時獵師即共決

戰仙人避走時王爾時有大威勢其時獵師便被王殺害佛言諸苾芻汝意云何時仙人者我身是也時獵師者即前身藥叉天神是也當於爾時已爲我故喪失身命今還爲我遂便致死石打我足流血如是不絕世尊忍痛爾時醫王侍縛迦每日三時來詣佛所其王舍城人及諸國商人貧富貴賤有信心正見者皆與醫王同往佛所時諸衆人白醫王言作何醫方醫王答言我解此方其藥難得時阿難陀問醫王曰是何藥草難可求得答言此方用牛頭栴檀香我先已於諸處求覓不得縱令商人有者怕未生怨王惡性不敢出賣王若須者方始將出獻王王若須香之日無可與王必定被殺何以故爲曾賣栴檀香來已知有其香故時賣香商人在其衆中

聞侍縛迦所說爲世尊治病故須栴檀香便作是念未生怨王共提婆達多親愛於世尊相嫉若聞我與世尊牛頭栴檀香時定當損我復作是念世尊是諸人天應供我爲此縱其身命被損亦須奉上如來牛頭栴檀香即往取香來供養佛胡跪白言世尊我得栴檀香來世尊慈愍須當受取佛告具壽阿難陀言此大仁邊爲受取栴檀香依命受得商人生大歡喜頭面禮佛退而還去爾時世尊微笑有五色光現青黃赤白皆從口出乃至其光於眉間入廣如上說時阿難陀以偈讚佛廣說如前佛告阿難陀汝見彼商人心生歡喜以牛頭栴檀香供養於我不阿難陀白佛言我見佛告阿難陀如彼商人以無量善根敬信捨施牛頭栴檀香於未來世當證辟支

佛果名曰栴檀因於我處生大歡喜當得是報爾時世尊得此檀香塗足血猶不止侍縛迦復白佛言用童女人乳汁塗點瘡上時諸苾芻心恠不識童女乳汁時具壽阿難陀問侍縛迦言何者是其童女乳汁答曰若婦人初妊娠生子者是名童女乳汁爾時四衆往詣諸處求見童女乳汁在王舍城中除提婆達多及諸近友於餘外四衆處皆求此乳其提婆達多及諸惡友唱言汝等勿與乳汁當欲作魔魅幻化之法自無與心障破一切人爾時是王舍城中唯有一婦人身自瘦小初生孩子身亦瘦小其母乳汁子食猶不得足況故更與他人時彼婦人聞佛世尊須童女乳汁便作是念我若以用乳供養如來我自瘦弱多有禍起一者子當必死二者提婆達

殊八

十二

多與王親近及有宿舊朋友聞與乳必當殺我復作是念若我身死并我子亡爲天人應供養者念患足指疼痛我當持乳將供養如來時彼婦人出乳置於銅器中持將往如來所頭面禮足胡跪奉佛白言世尊我得女乳來聞佛須童女乳我今將來願佛受取此乳時阿難陀依命受得佛告阿難此女人心懷正信汝當受取此乳時阿難陀依命受得婦人頭面禮佛退還而去爾時世尊微笑放五色光其光徧滿三千廣如上說佛告阿難陀言汝見彼女人將乳來供養我不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我見佛復告阿難陀此人以歡喜心捨施乳來供養於我以此無量善根當來之世得證辟支佛果時佛世尊瀝乳塗瘡血流不息諸方苾芻及梵志等聞佛患瘡皆來

佛所或有塗香粧香安於瘡上種種醫療竟不能差爾時具壽十力迦葉波以真實語發大誓願若佛世尊於一切衆生普作子想實不虛者令血止息瘡得平復作是願已血便止息瘡即除差時諸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
殊八十三鄔波斯迦及王舍城一切道俗皆大歡喜踊躍無量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并拘迦里迦惡苾芻等心不歡喜口云得病差者誠爲善哉因此能有諸善根故時諸苾芻皆生疑惑唯佛世尊能斷除之諸苾芻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十力迦葉發誓願已血流止息瘡得除差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有此因緣過去世時亦有此事汝應諦聽乃往過去我被毒瘡彼發實語已得除差乃往昔時於一山野有一大村去村不遠有大叢林多饒根果

異類諸鳥在此棲遊出和雅音甚可愛樂有一仙人止住其中但食根果飲清流水披樹皮衣專持神呪於此村內有一長者在於宗族娶一女人以爲夫妻共爲歡樂於後不久妻便有娠歲月滿已誕生一子滿三七日設會立名字之喜樂長成已或時經行或時坐卧常思善事常行善業時彼村人見彼喜樂號名法愛謂求善故

時時往詣仙人所承事供養衆人見彼愛樂仙人勤修練行復號其名以爲練行當於後時彼長者子身患毒瘡以種種藥及諸呪法療治不差然其父母將子共往詣仙人所白言仙人侍者今患瘡極困當願療治時彼仙人即作實語發願今此長者子於親於怨皆生平等無有異心若是實言毒當除愈發此

願已毒瘡當時即得除愈佛告諸苾芻汝意
云何爾時長者子者即我身是時仙人者即
十力大迦葉身是於彼時中爲發真實願故
病得除愈今時亦復如是時提婆達多意生
悔過我於喬答摩沙門以石擊打不能損害
梵
無益於事衆皆知虛獲惡名其提婆達多即
於樹下結跏趺坐諦自思惟時諸苾芻見提
婆達多已各共籌量思惟議論提婆達多於
如來所有如是嗔恨以石擊打如來時孤迦
里迦苾芻是提婆達多朋友告諸苾芻汝具
壽等不能諦思非語即語汝等不見提婆達
多今在彼樹住於四禪是大人者不作惡事
時苾芻等心生疑惑唯佛世尊能斷疑惑諸
苾芻白佛言如上所說時提婆達多朋友苾
芻孤迦里迦等見白佛已訶諸苾芻汝等自

無羞恥即說我提婆達多云作惡事佛告諸
苾芻孤迦里迦往昔之時亦復即說無羞恥
事汝等諦聽如往昔之時於王舍城有王先
立勑條令事王人置兩摩舍那一著丈夫一
著婦人丈夫屍林著女婦女婦屍林著丈夫
爾時後有一黃門死將往深摩舍那其丈夫
屍林守人不令放著其婦女屍林亦不聽著
二俱無處於王舍城不遠有一林所花樹林
果茂盛可愛有諸雜鳥出和雅音有一仙人
居止其中根果爲食飲清泉水披樹皮衣近
彼方所耕地之處有梗麻樹其人將此死屍
梵
置梗麻樹下時有野犴聞死屍鳴尋氣而來
即食死人有一老烏在於梗麻樹上藏隱而
住便自思惟我今好讚野犴彼應與我少多
食食老烏以頌讚曰

汝曾如獅子 腰復似牛王 我禮獸中王
與我食滄者

爾時野犴徧觀察已以頌答曰

誰居叢上樹 後生中最勝 身色照諸處

如寶作一團

老鳥又以頌答曰

我多有用具 故爲見汝來 今我禮獸王
有殘食與我

野犴還以頌答曰

任汝來取食

時烏下樹共彼野犴同食死人彼仙人見已

還作頌曰

多時見汝等 共合無羞者 樹中最上音

所食人中麁

老鳥聞此語已復以頌答曰
獅子孔雀滄 共食最上者 禿人於此來
關你何物事

爾時仙人嗔已還以頌答曰

老鳥鳥中卑 野犴獸中賤 棱麻不堪樹

黃門人中下 地中三角醜 看此不識羞

時老鳥起大嗔心即往仙人祭火壇中四邊
觀望無可損處以糞汙其壇中撥水瓶破便
即走去時彼仙人歸來唯見祭火壇中糞穢
不淨水瓶被撥打破仙人觀察乃知是鳥糞
朱
穢及打破水瓶即說頌言

十六

如彼獐惡物 無羞多嗔者 壞我祭火壇
復打水瓶破 是類非是類 一切莫共言
應言少共說 無言最安樂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意云何爾時仙人者

即我身是老鳥者提婆達多是彼朋友惡苾
芻者孤迦里迦是於此時中非是而說無羞
而說爾時諸苾芻心生疑惑唯願世尊廣說
因緣世尊共提婆達多宿世以來因何有惡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諦聽乃徃昔時近

此海邊有一共命之鳥一身兩頭一鳥名法
一名非法其非法鳥當時眠睡法鳥眠覺見
流水上有一甘果逐流而來觜以取之作是
念彼既睡眠我今欲喚睡眠覺共食爲復自
食復作是念爲同一身我若食已彼亦得飽
即便食之後時非法睡覺已見法有異復聞
香氣恠而問曰是何香氣答曰我食甘果復
問果今何在報言非法爲汝睡眠此已食訖
答曰如汝所作非是好也我自知時後時法
鳥眠睡之次非法見毒果於水上流引觜徃

殊八

十七

取食之二俱迷悶心狂昏亂爾時非法即設
誓言當來所生之處生生世世共汝相害常
共爲怨時法答曰願我生生世世常共汝爲
善友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意云何時法鳥
者即我身是非法者即提婆達多是於彼時
中始生怨結我常行利益之心天授常懷損
害之意佛告諸苾芻乃徃過去於婆羅痩斯
有王名曰白膠香統化其國其國豐熟人民
熾盛皆得安樂近彼國界有一王女共爲婚
娶娛樂遊戲住此歡樂後時懷姪乃生一女
其女漸漸長大乃復有娠月滿以後便生一
子形貌端嚴人所樂見親族聚會爲子召諸
臣議論爲彼日初出時生其孩子故號名初
付八乳母侍養孩子廣如前說如是將養用
諸乳酪生酥醍醐等其子如蓮華在水速疾

長大後令入學教其文字曆數算計種種技

藝工巧之法乘象之事弓弩箭射等法王法

之事皆悉明解後時先王立爲太子先王先

有一上官王妃名曰達摩復有一大臣名曰

宰牛先王甚大憐愛倚付其臣時王共上官

遊戲後時懷姪相師占之必生一子當定殺

王自取王位後時王患用諸根苗葉花果種

種藥草醫療病不能除大王便作是念今須

建立太子安住王位我若死後太子必殺我

上官復作是念我作何計校即喚大臣平章

多與受用資具財物便寄達摩分付臣邊令

其覆護告言汝是我親近大臣其達摩夫人

者是我愛親近夫人我今自知身決定死若

死已後大子正住位時汝應慈念當須擁護

莫令殺却達摩夫人臣白王言我作如是必

不令殺達摩夫人王即說頌言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此頌已即便命終作諸旛華寶塔殯王已

了便建立太子爲大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八

音釋

掉撲

掉都回切撲普木

脰胡定切

脰祖奚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

脰